

中山醫學大學第二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參賽類別	☒ 小說組 ☐ 散文組 ☐ 新詩組
作品名稱	惡魔

作品文章請填寫於此(標楷體，12 號字體)

1 .

「叩、叩、叩……」

眼前的男人儼然如紳士一般。

腳下的皮鞋聲沉重且厚實，他一步步踏下階梯，制式又冗長的步伐讓他開始後悔當初自己幹嘛非得建個如此宏偉誇張的梯數。

他一邊埋怨著一邊戴上氈製的 F e d o r a 式黑帽。黑帽頂的中間凹陷，意外凸顯出了兩端尖形，而後面的帽沿則被捲起，相對於前端，紳士則是將其刻意拉下，遮掩住自己的眼神。

這是他對外一貫的裝扮。

整齊的黑色西裝，搭上白而無潔的裡襯衫，光滑踏實的皮鞋，以及想要顯現神祕感的紳士帽。

他很滿意。被熨斗燙過的衣服、容易吸引女性的香水、鮮少攜伴同行的自己，都在無意無聲中透露出自己的身分地位，將自己家中僕人的存在大肆宣揚。

「主人，請上車。」略帶沙啞的聲音如是說。

紳士點了點頭，彎腰進了一輛黑色轎車。坐下去的同時，他長吁了一口氣，同時按撫了下自己的雙腿。

歲月不饒人。他不禁這麼想。

「還是別叫主人了吧，怪噁心的。」前門關閉的同時，他對眼前的司機這麼說。

「這已經成習慣啦，您就忍著點吧。」白髮司機笑了笑，同時發動了車子：「果然還是年輕女孩這麼說比較深得您心是吧。」這麼一說之後，司機笑得更加開懷了，臉上的皺紋都變得擁擠起來。

「行了行了，你開車吧。」紳士迫於無奈，苦笑了一聲便早早妥協。

「那麼，請問您今天的行程是？」

「我想想，嗯……」他摸索了下自己的口袋，掏出手機掃視了一番：「這個劇院你知道在哪嗎？」

司機轉頭看了看他手機上的字串後，馬上點了頭。

「這裡我知道，交給我吧。」他得意地咳了一聲。

接著，紳士便往椅背躺了後回應：「那就出發吧。」

同時將前方的帽沿壓得更低。

「哎呀，你來啦！」

紳士眼前的男人臃腫蓄鬚，但身上的衣裳還算得體宜人。

「您好，許久未見了。」說話的同時，他將帽子給拿下。

「啊～好了好了，別那麼文謔謔，咬文嚼字的，那樣多累啊！」

紳士以笑代語。

「那麼，我們還是別在外面寒暄了，趕緊進去吧。」臃腫男催促著紳士進場，同時帶上身邊的女伴。

「痾……啊這邊，我們的位子在這！」臃腫男的嗓門出乎意料的大，讓紳士有些不好意思地往四周看看：「你先進去坐吧！」

「好的。」

紳士往裡面的座位前進，後面跟著臃腫男帶來的女伴。坐下去的同時，他帶著標準的禮貌笑容向身旁的女性打了個招呼。

「哈哈，這麼快就開始對她下手啦。」臃腫男饒富意味的笑容讓紳士感到有些不自在。

「這位是？」

「這是我家的小女啦哈哈，怎麼樣，長得挺標緻的吧。」

「……確實是非常漂亮。」

这下子，紳士總算是明白臃腫男的用意了。本來一開始就是臃腫男邀請自己來觀賞這次的劇場表演，也多次給了很多好意，再加上這次他特別帶了女兒給自己認識……。

雖然本來就聽說他的事業幾乎已是風中殘燭，但沒想到已經到了需要賣女兒的地步啊。他暗自這麼想。

「是吧！如果你喜歡的話，多認識認識也無妨吧。」臃腫男難掩喜色。

「我會的。」紳士回禮：「表演似乎快開始了，這次的劇團你們之前看過嗎？」

身旁的女性點了點頭，不知是因為認命還是害羞的關係，聽了她爸爸剛剛的「宣傳」以後，她開始抵起了嘴唇。

「何止是看過，他們的表演好極了！」臃腫男說。

「喔？那還真是令人期待呢。」懷疑對方審美標準的紳士口是心非。

這時，身旁的女性突如開口：「不過，真正好看的地方其實不是在戲的部分。」

「嘿對對對，精彩的部分另有他處。」臃腫男轉頭跟女兒說：「等等記得提點他一下，免得他錯過。」

「好的。」

聽了對方讚譽有加的說詞，原本不以為意的紳士也難免期待了起來。

縱使他還有更加令人困擾的問題需要處理，但已經思索、行動了幾天的他也覺得自己該好好放鬆一下。

不如就好好地歇一會兒吧。紳士這麼想。

2 .

倒是挺通俗的劇情。紳士一邊在心底評論一邊忍住哈欠。雖說不到難看，不過也就是中規中矩吧，不論是劇情、音樂，或是演員的容貌、演技，對他來說，不見得是能夠留下

記憶的表演。

而為了驅散睡意，他只好慵懶地把注意力放在旁邊的女性身上。他細細觀賞，覺得她就如同表演一樣，比起以往所認識的女性來說，容貌實在是一般般。

「玩玩就好吧。」他這麼想。

這是他的拿手絕活。所謂的甜言蜜語、欲擒故縱，讓女孩子對他來說簡直是信手捻來。

大概是察覺到了目光，臃腫男的女兒也轉過了頭，與紳士四目相對。

他不慌不忙，從容地投出他擅長的迷人微笑。似乎就在說著：比起表演，妳的側臉更加令我陶醉。

身旁的女性急忙別過頭，臉上的紅暈慢慢浮現。

而此時的紳士則在心底竊喜了一番，卻不如以往的有成就感。

果然還是沒辦法輕易地轉移注意力啊。他暗自嘆息。同時瞥見臃腫男正因為他和自己女兒剛剛的對視來電而樂得開懷。

他大概以為能靠我來翻身吧。紳士冷笑，卻也突然感到噁心。

因為臃腫男這樣賣女兒的行為讓他想起了自己的過往。而跟他有著類似想法的自己實在是太失敗了。

所以他開始回憶。

回憶當初的自己，卻一下子就發現了相異處。

自己是個惡魔，也殘忍許多。

紳士一邊肯定一邊感到優越，原本的噁心感完美地被覆蓋。

對他而言，惡魔這樣的詞彙可不僅僅是比喻。

雖然自己已經忘記當初為什麼是選擇這個男人，不過他倒是還記得這個男人許了什麼願望：

「請讓我的女兒回到我的身邊吧！」男人這麼說。

「這就是你的願望嗎？」惡魔再次確認。以自己僅有的、一生一次的契約來做賭注。

「是的……。」眼前的男人失意落魄，眼神卻依然堅定：「除此之外，我什麼都可以給你。」

「那麼，契約就成立了。」惡魔毫無波瀾的語氣和自己心中激昂的情緒恰恰形成對比：「我會讓女兒回到你的身邊。屆時，你得付出你的靈魂和肉體。」

「我、我知道了。」男人語畢，惡魔也旋即消失。

紳士的眉頭開始緊蹙，思考著更加瑣碎的回憶。他知道，自己一惡魔一比較出色的地方也就只有這張特別伶牙俐齒、能說會道的嘴巴，以及容易蠱惑人心的語氣，而至今，他也是只靠著這份才能就爬到了現在這個地位。

所以他毫不懷疑，自己替男人實現願望時肯定也用了得意的三寸不爛之舌來煽動、誘惑了某人吧：

「妳覺得，」惡魔用著明顯挑釁的語氣說著：「這樣就可以了嗎？」

「……我、我不知道！」女人一臉驚恐，用力地想要抱住自己的身子，卻忘記她的懷中還夾著自己的女兒。

「媽媽，我好痛……」女孩稚嫩的聲音被擠壓，變得沙啞又刺耳：「快不能呼吸了……」

「妳以為那個男人會死心嗎？」

「滾開！都給我滾開！」女人的表情變得愈發猙獰。大聲咆哮驅離的話語，卻反而讓自己蜷縮成了一團。

「媽媽……？」

「他在看著妳，妳哪裡也躲不了。」惡魔呼了一口氣，將遮蔽陽光的窗簾吹出了一條縫。突如的光線刺進了昏暗噁臭的房間，同時也讓女人的恐懼被揭發地一覽無遺。

她開始瘋狂、淒厲地叫著，在房間裡抱頭鼠竄，躲避著恍然靜止的陽光。

紳士的意識回到了舞台上，台下的觀眾開始哈哈大笑，而身旁的女性也捂起了嘴以掩飾笑意。

似乎是個捉弄橋段呢。紳士猜想，同時不自覺地嘴角上揚。

「真不錯呢。」

「是呀。」臃腫男的女兒回應道。

惡作劇總是令人開心。

他繼續回憶：

惡魔，該在什麼時候奪走人的身體呢？

是在契約人願望實現的瞬間，還是契約人死去的當下？

事實上，就連惡魔自己也不清楚。

他只是隨性而來罷了。

「謝謝您！」惡魔眼前的男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女兒她，真的回到了我身邊，是您的功勞沒錯吧？」

「我今天不是來寒暄的。」惡魔刻意壓低聲音，嚴肅說道。

而眼前的男人似乎也早已意識到惡魔的來意為何，本來拼命壓抑住的緊張開始躁動了起來。

「我、我知道」男人發抖著說：「您今天，是來拿走我的靈魂和身體的對吧？」

惡魔不語。

「哈哈我懂我懂，但、但是就不能再等一陣子嗎？您不是也給了我將近一年的時間和女兒相處，所以……」

「契約不是這麼寫的。」惡魔打斷。肅殺的氛圍瀰漫四周。

「我、我不清楚，那您為什麼……！」

男人的言語突然被一股強勁的力量給噎住，而那股力量讓男人痛苦地不斷掙扎。

「救……救……」

惡魔在旁靜靜地看著。眼神空洞卻專一，可怕地像是要把人吸進去似的。

契約，在這一天失去了效力。

而男人的身體也被惡魔所佔據。

想到這裡，扮作紳士的惡魔開始撫摸著自己的臉。

已經過好幾個年頭了啊。惡魔感嘆。

他感覺到了自己臉上的皺紋，無情地提醒他這副身體已經慢慢地走向老化。

「哼……。」惡魔不禁發出一絲悶息。

「怎麼了嗎？」臃腫男的女兒用著氣音詢問他：「是哪裡不舒服嗎？」

「……不，我沒事。」惡魔露出微笑：「表演稍微讓我想到了有些事而已。」

聽到了這句話之後，身旁的女性突然一改先前的害羞貌，變得好奇起來：「喔？那等等願意跟我分享一下嗎？」

「哈哈，恐怕只會讓小姐您感到無趣喔。」

「嗯～您這麼說，我好像更想要聽了呢。」

「……那好吧，待會兒有空的話我們找個地方聊聊。」惡魔用了稍微調皮的語氣接著說：「您可不要打起盹來喔。」

「這個您放心。」原本看向惡魔的女性將頭轉回正面，然後露出了一抹滿意的微笑。

惡魔開始為身旁的女人感到慶幸。

至少她爸爸只是想藉由女兒的婚姻來謀取活路。而他，可真是實質上的賣掉了自己的女兒。

嚴格來說，是原本這副身體的親骨肉。

那只是第一步罷了。惡魔這麼想。對他來說，想要滿足自己的慾望，錢是不可或缺的，而就這麼剛好，身旁的資源有人願意高價買下，那他自然是竭誠歡迎了。

不過，他倒是忘記當初買下那女孩的是什麼人。而那女孩當時的表情也早已從腦海中消散過去，甚至連女孩的面容，惡魔都無法記起半分。

真可惜啊。他發自內心地嘆息，為沒有看見女孩憤慨的樣子而由衷地感到難過。

還是她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呢？又或著是當初的自己根本連看都沒看她一眼？

這個問題的答案已經不得而知了。

惡魔將手微微抬起，原本想要壓低帽沿的他突然意識到他剛剛已經將帽子給拿下，所以改蹭了一下手做了結語：

果然安逸的生活會讓人想一些有的沒的啊。

「最精彩的表演要開始了喔。」臃腫男的女兒低聲向惡魔說道，同時，話語中透露出了一絲雀躍。

「喔？還有更精彩的嗎？」惡魔回答。

實際上，他剛剛根本沒放多少心思在觀賞眼前的表演。不過，為了給身旁的女性好印

象，惡魔故作認真，挺直了身子。

出來的是一位面容姣好、身材曼妙的女子。

她有著一頭烏黑亮麗的秀髮，左右兩側各綁著一條辮子。在表演當中飾演著愛慕王子的奴僕，而為了鼓舞失去信念拯救愛人的王子，她決定為他跳一支舞，在精靈的召回幫助下替王子找回勇氣。

惡魔釐清了現在的劇情後，發現觀眾都在屏息等待，意外地讓他也開始嚴肅起來：難道只有我不知道表演的重頭戲在哪嗎？

他第一次懷疑起了自己的品味。

音樂聲鍵落鍵起。

第一聲出現後，舞女靜止的像是一座雕像，隨著前奏的鋪墊，用著極為緩慢的動作改變姿勢，而其中邁開的步伐精準的像是機器，卻完全沒有梗阻的感覺，整套動作柔美和順，舒服的像是有一縷清水撫過臉龐。

惡魔終於知道為什麼區區一個普通的音樂劇能讓那麼多人掏出自己的時間跟金錢了。

他思考著：如今身處在這個劇院裡的觀眾，究竟是從何時就在期待著她的舞蹈呢？而自己身旁的女性與她臃腫的父親是否真的得到了他們想要的東西呢？

惡魔已經無暇思考。

他一邊沉浸在這段超凡脫俗的舞蹈當中，一邊感覺到某種宿命般的反胃感噴湧而上。

3 .

「您好。」惡魔對著眼前的女性打了聲招呼。

他依然帶著那過於禮貌卻又迷人的微笑，沒有一絲的倦怠感。

縱使剛剛才打發了幾個人、打了幾個交道。

「你好呀，請問你是？」舞女的聲音依然稚嫩，帶著一點隨性的語氣。

「我是剛剛才成為您的粉絲的觀眾。」惡魔接著說：「方便跟您要個簽名嗎？」

舞女用眼神瞄向了遠處的男人，說：「這個就不是我能決定的囉。」

惡魔轉身，看著剛剛才打過交道的劇團負責人。他頭上戴著一頂卡其色的貝雷帽，身穿一件白色的高領毛衣，就像是在模仿藝術家一般，舉手投足都在刻意地保持不要失去格調，可臉上嫌惡的表情卻依然無法隱藏。

「我剛剛已經跟你們的劇團負責人打過招呼了。」惡魔說。

「唉？真的嗎？」舞女一臉不可置信，同時懷疑起了眼前的男人。

這次我可沒說謊。他心想。

雖然這位負責人的確是挺勢利的，不過惡魔便是從這一點下手，跟他做了一些互相受惠的交易。

「是的。」他盡量保持紳士的風度：「如果小姐您不放心的話可以去確認看看。」

「不，這就不需要了。」舞女斬釘截鐵地說。

「那麼，」他將自己的帽子遞給了舞女。「您願意留個名字嗎？」

「……寫在帽子上嗎哈哈。」她似乎被逗樂了：「說實話，還真是第一次有人跑來後台跟我要簽名，要是簽得很醜你可別怪我喔。」

「哈哈，怎麼會呢。不如說，您會讓我的帽子變得價值連城呢。」惡魔語畢，從口袋中掏出剛剛跟劇團負責人借的白色簽字筆。

「你倒是想得挺周到的嘛。」舞女接過他手中的帽子與簽字筆，然後思索著該簽在何處。

而就在她即將下筆之前，舞女停下了手。

「怎麼了嗎？」惡魔疑惑。

「嗯……我只是在想，你說我的簽名能讓這頂帽子變得價值連城對吧？」舞女露出了調皮的微笑：「那我是不是也該跟你要個什麼呢？」

「您的意思是，要跟我交換條件？」

「是呀，我可不能平白無故就給人簽名呢。」

惡魔雖然有做了一些準備，不過倒是沒想到她會那麼直接，他接著說：「那麼，有什麼是我能為小姐您效勞的呢？」

這時，舞女示意要他靠近一些，低聲喃喃：「帶我離開這裡吧。」同時呵呵笑了一聲。她的語氣頑皮又草率，完全聽不出裡頭的深意為何。

「這倒是有待確認了。」惡魔用手搓了一下下巴：「您是想要被我帶走，還是自己離開呢？」

「……這是什麼意思？」面對惡魔意料之外的回答，舞女第一次感覺到主導權不在自己這兒了。

「我的意思是，」他忍不住輕笑了一聲：「就算妳現在明目張膽地從大家面前離開，也沒有人會阻攔妳。」他溫柔地拿起在舞女手中的黑帽，戴到自己的頭上：「即便如此，如果這是您的願望……」

惡魔招牌性地壓低帽沿，向舞女伸出了邀請。

「想不到你竟然能夠說服他呢。」舞女饒富意味地對著惡魔說。

他們兩個如今正面對面地坐著，中間隔著一張餐桌，而桌上則擺滿了許多令人垂涎三尺的山珍海味。

「這倒是沒那麼困難。」惡魔擦拭了一下在手邊的餐具，接著說：「像他那樣的人反而更好說話。」

對他來說，支開臃腫男以及他的女兒反而比較困難，畢竟他答應了對方等表演結束後要跟她找個地方約會。也因此，當惡魔想要去找舞女搭話時除了要想盡辦法和臃腫男他們蒙混過去，還得小心翼翼地別讓他們看見自己和另外一個女人搭訕。

「這麼聽起來，你對你自己的口才還挺有信心的？」

「應該說，我全身上下也就只有這張嘴特別厲害了吧。」惡魔嘲弄了自己一番。

「是嗎？」舞女一副滿不在意的樣子：「那你是不是都把才能用在誘拐女孩子身上啦？」

她會這麼說也是情有可原。畢竟將一位素未相識，且今天才見過一面的女孩子帶到家中，任誰都會覺得惡魔是不懷好意。

不過這也沒辦法，他自己可不想在外頭被臃腫男或其他人撞見，縱使相信自己能夠糊弄過去，他也不想浪費精力去賣弄口舌。

更何況，說想要吃大餐的可是她，怎麼還揶揄起了請客的自己啊。惡魔無奈地想著。

「好了。」舞女吃到一個段落後開口：「所以你像這樣把我帶出來應該不是只為了要一個簽名吧。」

「……我倒是不介意跟您要個簽名，不過，這的確不是主要目的。」

「我就說嘛，這齣表演的主角明明就不是我。雖然我知道自己的舞的確跳得不錯。」舞女得意地笑。

還真敢說呢。惡魔這麼想著。

「欸欸所以說，我以後不用在那個破劇團跳舞了吧。」

「不是的。」惡魔切了一小塊牛排放入口中：「您只是變得只需要跳舞。」

「蛤？這是什麼意思？」

「簡單來說，直到表演之前，您想去哪裡、做些什麼都不再會被干預。在這段期間，您甚至可以趁機逃跑。雖然不會那麼容易就是了。」

「喔～為什麼？我還真想不到，除了那個陰險噁心的假藝術家以外，還有誰會來把我拽回去呢。」舞女好奇地挑起嘴角。

「這個嘛，要是您突然消失了，我的信用跟財產可能會損失一部份。所以……」惡魔啜了一口咖啡，沒有繼續說下去。

「哈哈哈哈哈真是讓人好奇，你到底跟他做了什麼交易。不過，以他的個性來說，你應該付出了挺大的代價吧？」

「這倒是還好，我之前也說過了，他那樣的人反而容易被話術牽著走。」

「嗯～看來我們倆都挺愛自吹自擂的呢。」

「這我就不否認了。」

「哼哼，」舞女輕笑了一聲接著說：「那，差不多該進入正題了吧。請問在我面前的這位紳士先生，找小女子我究竟是所謂何事呢？」

她用著特別輕挑的語氣問著惡魔。

「這個嘛，我只是有點好奇，您舞蹈之中的秘密到底是什麼呢？」

「诶？哪有什麼秘密啊，我就是跳我自己想跳的舞呀。痾……好像不對，反正表演需要我跳什麼我就跳什麼。」

「那您可真是天賦異稟啊。不過，」惡魔停頓了一下接著說：「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自己好像在哪裡也有見過這種舞蹈呢。」

「那也不是什麼稀奇的吧，畢竟這舞我也是學……」

「就像天使一樣。」惡魔打斷了舞女的話：「您今天的身姿就像是天使。」

「……幹嘛，這話也太矯情了吧。」舞女發自內心地感到肉麻，卻也對惡魔突然的話語感到不自在。

「我只是想說，您今天的舞蹈非常地振奮人心。就跟表演當中的男主角一樣，我似乎也一起得到了『勇氣』呢。」

「哈哈你這樣說我是很開心啦，但好像有點太誇張囉。」

「怎麼會呢，畢竟我是真的有感受到您跳舞的魔力。」惡魔吸了一口氣，接著說：「現在的我似乎已經有了能夠坦白一切的勇氣呢，真是拜妳所賜啊，天使小姐。」

語畢的同時，氣氛也瞬間變得凝重起來。

4．

「我說你呀，既然都知道的話幹嘛還拖那麼久，說了一堆廢話。」此時的舞女懶散地斜坐在沙發上，百無聊賴地看著電視上的節目。

「我只是想先試探一下而已，況且我也不認為您沒有發覺到。」

「欸，好了好了，既然都知道的話就別說敬語了。」

「這是我的習慣。」

「改掉。」

「……那好吧，既然妳都這麼說了。」改掉敬語的同時，惡魔彷彿像洩了氣一樣癱在沙發的靠背上：「不過我倒是沒想過，居然會有天使去佔據人類的身體。」

「怎麼？惡魔能做的事情難道我們就不能做嗎？」

的確是沒有這種規定。他心想。

「那妳做這種事的目的是什麼。」

「嗯？就跟你差不多呀。」舞女一天使一轉台。馬上傳出聽嫌了的罐頭笑聲。

「天使可以讀懂人心啊？」他真心感到疑惑。

縱使他們在一般的人類認知下是屬於敵對的關係，但實際上，他們對彼此根本不甚了解。

「猜的啦猜的啦，惡魔不就都是為了一己之私的生物嗎？」

「的確是這樣沒錯，但我想天使小姐妳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想法吧。」惡魔早已熟稔了不被套話的應對方式。

「病，天使小姐……算了，我說你呀，總是這樣說話難道不累嗎？」

「我自己倒是挺中意這種對話方式的。」

天使露出了無奈的笑容，說：「好吧，你開心就好。不過，既然你那麼想知道我的理由，那我就告訴你吧。畢竟這也沒什麼好隱瞞的。」

「我洗耳恭聽，天使小姐。」惡魔調皮地回答。

惡魔其實一直都知道。

知道並不是非要這個男人不可。

他想要的，僅僅是能夠享受慾望的這副身體。

而他沒想到，天使的理由也是如此簡單又邪惡的。

「這樣你知道了吧，惡魔先生。」天使以其人之道還至其人之身。

「嗯。的確跟我的想法如出一轍呢。」

「畢竟都活了那麼長一段時間了，好奇也是應該的吧。」

他在心底默默肯定。

身為惡魔以及天使，沒有肉體的他們根本沒法品嚐到名為慾望的禁果。

唯有透過人類的身體，才有辦法實質地去接觸那伊甸園的底線。

「既然是這樣的話，妳為什麼偏偏選擇了這個女孩呢？」

這是惡魔覺得最不合理的部分，如此受限制的人生怎麼會有人甘願取代？

「這只是湊巧罷了。」天使拿了一杯在桌上的瑪芬逕自吃了起來：「我只是剛好看見一個挺可憐的女孩子，又想著：『不如把沒體驗過的痛苦也體驗一番。』結果回過神來，就已經跟她做完交易了。」

「然後呢，感覺如何？」

「雖然沒什麼大不了的，不過果然還是這種填滿肚子、懶散過活的生活更加令人愜意啊！」天使滿足地笑。

「我也這麼覺得。」他說這句話的同時，卻意外地露出失落的眼神，雖然微乎其微。

這時，天使似乎感覺不太對勁，說：「……不對啊，為什麼感覺談了那麼久，聊的卻都是我自己的事啊？」她有些忿忿不平：「你好像有點自私過頭囉，惡魔先生。」

「我可沒有打算隱瞞什麼。」惡魔調侃道：「只是看妳講得那麼開心，打斷妳反而會顯得失禮。」

「真的是個拐彎抹角的男人。」天使嘖了一下嘴：「看你請我吃了那麼多東西，還替我跟那個令人厭煩的負責人打交道。做了這些的目的，不會是只為了要跟我泡茶聊天吧？」

「嚴格來說，的確不是。」惡魔誠懇地回答。

「那麼？」

「……我想要的，是請求妳的幫助。」惡魔這麼說。因為他也覺得，事情該開始步入正軌了，他深怕如果錯過這次的機會，恐怕就再無翻身的餘地。

於是他下定決心，字字清晰地吐出如今的渴望：

「請妳讓我消失。」

5 .

天使的舞蹈尤其神秘。

就像惡魔的話語一樣充滿力量，仙氣般的舞姿往往能夠帶給看過的人祝福。

而現在的惡魔則是抱著一種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決心來向天使低頭。

「這個要求也太奇怪了吧，你是日子過得太爽是吧，怎麼會開始有這種重口味的想法？」天使說。

「……我也是在這副身體明顯老化的時候才意識到的。」

「意識到什麼？」

「我似乎沒辦法像人類一樣的死亡。」惡魔接著說：「畢竟我可是長生不死。」

沒錯，最後會腐朽的，終究也只有這個男人的身體。

而根據契約，我將會永遠地受困在他的屍體與骨墳之中。他這麼想著，同時皺著眉頭，不情願的表情被天使看得一清二楚。

「哈哈，還真是第一次看到你露出這樣的表情耶。」天使嘲笑著說：「原來惡魔對死亡的渴求勦比對享樂的慾望啊。」

「我只是在痛苦的活著跟痛快的死亡之間作抉擇罷了。」惡魔回嘴：「不過妳說得沒錯，現在的我的確只對自己的消失充滿慾求。」

「是嗎……。」天使若有所思地想著，同時放下了本在閱覽的時裝雜誌：「從你的個性看來，大概其他的方法也嘗試過了。」

惡魔點了點頭。

她說的沒錯。現在的他除了死亡以外已經找不到可以擺脫這副身體的方法了。

「不過你怎麼覺得我可以幫你啊？」天使詢問。

「只是一種直覺而已吧。」惡魔接著說：「不是總說天使與惡魔相剋嗎？這點從我們見面至此所產生的不適感就得以證明吧？」

「嗯～這倒是不假。跟你在一起就常常感到莫名的反胃。原本好吃的飯都沒法大快朵頤了。」

明明剛剛吃得滿嘴都是，惡魔乾笑著說：「所以呢，妳辦得到嗎？」

「可以呀。」天使突然爽快地回答，就像是想通了什麼事一樣：「不過，這可是有交換條件的喔。」

她不懷好意地笑著。

「首先，就先幫我準備這套衣服吧。」天使拿起了雜誌，手指著一張模特兒的照片。

「喔～這是妳需要使用的道具嗎？」惡魔詢問。

「不是，這是我要穿的。」她一副期待滿滿的樣子：「感覺是不是挺漂亮的啊？」面對天使出乎意料的要求，惡魔敷衍地回答：「……嗯，應該不錯吧。」

「是吧！還有啊，之後多準備一些甜點。好不容易才有了人類的身體，我可得好好善用啊。」

他閉上眼睛點了點頭，說：「我知道了。不過，沒想到天使小姐也會被這些東西給誘惑啊？」

「咳！」天使咳了一聲：「我這可不是被誘惑呀，我跟你說：『如果不先讓自己開心起來，那就甬說讓別人得到快樂了。』這是身為天使的義務！」

「是、是，反正這幾天就是盡量討妳的歡心對吧，天使小姐。」

「你要這麼理解也是可以啦……」

天使語畢，瞄了一眼電視螢幕，從關閉的黑屏之中看見自己的身影。

她抓起領口嗅了嗅，露出嫌棄的表情。

「唉，我這也太臭了。」天使拍了惡魔一下：「欸，你家浴室讓我用一下。我剛好可以好好地看一看有錢人家的浴室是不是跟我想像的一樣奢華。」

「妳請便吧，我再叫人幫妳準備……」

惡魔話還沒說完，天使就興沖沖的往浴室衝去。

她也太奔放自由了。惡魔心想。

不過，這時候也只能隨她的意去做事了。

畢竟稍有不慎，就可能讓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機會溜之大吉。

「滿足她吧……。」

他草草做了決定之後，便緩步往浴室的方向走去，同時叫佣人們準備天使的衣服。卻在無意間瞥到了一隻銀色懷錶突兀地躺在旁邊的小木櫃上。

好奇的惡魔知道這應該是天使的東西，又或者說，是她那副身體隨身攜帶的物品。他小心翼翼地拿起，深怕斑駁的銀漆被他的騷擾給弄得更加不堪。

看起來有一段時間了。惡魔心想，接著帶著一如往常的撲克臉，任由他的窺探慾打開了懷錶外殼。

而在陳舊的外殼底下，藏著一張照片。

照片上有兩個人，其中一位小女孩的臉型、輪廓神似現在的天使。

果然是她的東西吧。惡魔確定了之後，將眼神飄向了照片上的另一個男人。

「……！」驚訝的他沒有發出任何一點聲響，甚至連表情也看不出有任何一絲波動。

但是他的心臟卻開始跳得越來越快，就像是有一隻不請自來的野獸正在他的血液當中奔騰。

而這隻瘋狂肆虐的野獸，這個男人，就是他自己。

「哼～哼～」剛出浴的天使愉快地哼著歌，身上穿著佣人們替她準備的衣服。

她對著鏡子，滿意地上下打量。

「怎麼樣，應該沒讓你失望吧？」惡魔出現在旁同時詢問。

「嗯～是還不錯。」天使用手指梳了一下自己的髮梢，自嘲著說：「真是好久都沒洗過熱水澡了，剛剛那個地方才是天堂吧。」

「妳過獎了。那衣服的部分呢，還合身嗎？」

「挺好看的呀，不過這應該是因為我天生麗質的關係吧。」

「是妳的運氣不錯，選到了這個身體。」惡魔吐槽著說，接著把她剛剛落下的懷錶遞給了她：「這是妳的東西吧？」

天使看了一眼，然後不以為意地接過去：「謝啦，我剛剛才在想我到底放在哪裡了。」

惡魔停頓了一會兒，接著故作輕鬆地問：「妳看過裡面的照片嗎？」

「嗯？看過呀，怎麼了嗎？」聽到惡魔突然地詢問，她下意識地打開懷錶的外殼：「……唉？這樣仔細端詳一下，你跟這個男人長得還真像耶。」

是在裝傻嗎？惡魔懷疑，同時回應說：「應該是一模一樣吧。」

天使盯著照片思考了一會兒，接著就像是想起了什麼一樣，說：「喔～這麼看來，你跟我之間的關係似乎異常匪淺呢。」

面對她語帶保留的說法，惡魔也忍住別讓自己說出更多。

「妳知道嗎？」

「大概有聽過一些。不過，這也太巧了吧。」天使的語調微微上揚。

真的是巧合嗎？他在心底不斷揣測。

「妳說妳聽過……是這副身體原本的主人告訴妳的嗎？」

「哈哈，不然還有誰呢？身為奴隸，又被輾轉賣到劇團的她，要怎麼奢望有其他人了解她的背景呢？」

她彷彿正嘲笑著明知故問的惡魔。

「不過說到這裡，我開始有點好奇了呢。」

惡魔靜靜地等待天使說下去。

「她曾經說過，想要讓你，也就是她自己的父親也變得不幸。那麼，她當時詛咒的矛頭，究竟是指向惡魔先生你，還是她真正的父親呢？」

她挑起眉毛，滑稽地看著惡魔。

原來當初那個女孩有這麼說過啊。惡魔心想，而他早先在劇場裡的疑惑也意外地豁然開朗了。

不過，這倒是沒什麼。畢竟從他開始得到人類的身體之後，得罪過的人、壓榨過的人可是數都數不清。想當然爾，他自己該得到的謾罵也從沒少過。

也因此，他總是自負地不會逃避。

「我想應該是我吧。」惡魔冷淡地說。

「哼～我想也是。」天使像是早就知道了答案一般：「不過呀，你也真是殘忍，竟然那麼狠心地就把她賣給了人口販子，甚至連人家的長相都給忘得一乾二淨。」

她湊近惡魔，將食指對準他。

「變化得這麼多，難道你身邊的人都不會起疑嗎？」

……惡魔知道她的意思，至少，他自己也曾考慮過這個問題。

縱使身旁的人察不察覺並無法改變他已占據這男人身體的事實，但是，特別的存在總是會遭人妒忌、羨慕，也可能導致懷疑、憤怒，而接踵而來的結果也可能會因此產生變數。

也就是說，他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滿足自己的慾望，已經盡可能地守住身為人類的底線，又或者說，是身邊的人能夠睜隻眼閉隻眼的行為。

於是惡魔回應：「他們只覺得我變得聰明了」

聽到了他的回答，天使愣了一下，卻隨即大笑了起來。

「哈哈哈，真是的，該說是意料之外還是不出所料呢？總而言之，你沒在說笑吧？」

「誰知道呢？」惡魔給了個討厭的回答，接著話鋒一轉：「所以呢，對於知道了這些的妳，應該不會開始反悔先前答應我的事情吧？」

「嗯？怎麼會呢，聽到了你剛剛的回答，我反而想到另一件有趣的事情呢。而且剛好可以同時滿足我們彼此之間的慾望。只不過……」

天使故意在這個轉折點停頓了許久，直直盯著惡魔的雙眼，接著，在他們倆的距離靠近得只剩下一個指節時，她露出了調皮的笑容，並補完語句：

「我怕你沒法做到呢。」

6 .

這樣的場景就像是既視感出現一樣。

唯一不同的是，惡魔能夠清楚地知道，現在與過去之間的差別。

於是他在心裡默默地指出差異，同時也是為了排遣、消解現在在舞台上上面的煩悶：劇院裡的空間大了許多，能容納下的位子也不是上次所能比擬的，除此之外，裡頭背景的設計、樑柱，只要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其為了顯現奢華宏大才特別費盡心思的企圖。

那麼，一樣的究竟有哪些呢。

惡魔斜眼看了一下，身旁的位子正被臃腫男跟他的女兒所佔據，而他們也正一同欣賞著上個月才觀賞過的劇團所帶來的演出。

只是這次，表演的主題、內容簡直是天差地遠，而最後的結局，自然也是天壤之別了。

惡魔嘴角上揚了一下，並毫無保留地閉上眼睛，同時回憶起了天使所交代的任務—現在的自己，與身處在這個劇院裡的大家，甚至是這所費不貲的場所，通通都是他自己一手邀請、策畫的。只不過，這背後的目的，卻也包含了天使的一句話：

「我想要殺個人看看呀。」

即使是當時的惡魔，在聽到這句話時，也都禁不住冷顫了一下。

如此純粹的慾望，如此荒唐的渴求，本應是高潔的存在卻意外吐出了如此邪惡的話語。若是說有誰能夠理解的話，那麼那個誰，想必也就只有惡魔了吧。

「我知道了。」所以惡魔不負眾望地這麼回應。

同時也為了這場滑稽的虐殺饗宴準備了如此多人，如此宏偉的場地。

想到這裡，惡魔佩服地為他們彼此拍了一下手。

同時，也是為了歡迎即將獻上死亡舞蹈的天使。

「狡詐的惡魔即將死去！」

回應了劇情需要，天使為觀眾大喊了這麼一句，接著便開始獻舞。

惡魔在今日終於得到了附帶而來的安心感，表情愉悅地看著台上的天使展現她驚為天人的舞步。

一步、一步，他的意識也隨著朦朧的節奏開始淡化。卻也因此，沒有看見步步進逼的天使此刻已不知不覺地來到他的耳旁。

在半夢半醒之間，惡魔他聽到了這麼一句：

「如果說，我能讓你佔據另一個身體呢？」

總而言之。

沒有人知道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在天使的慾望面前，沒有人能夠僥倖躲逃。

但唯一比較特別的是，這裡有個被自身的慾望所吞噬的存在。

他期盼著，能夠從天使的殘忍當中獨一倖免。

—也終於，反諷地意識到自己並非只有死亡一途。

他的表情猙獰可怖，野獸般的面容如今正瘋狂地尋覓曇花一現的慾望之海。
對死亡的不以為意，如今已被虛偽的本性所代替。

「真是不幸哪，不幸。」天使訕笑。

同時，為這場復仇喜劇落下了帷幕。

